

诗词

初秋吟草三律

张武扬

题合师附小 130 年校庆

德馨百卅传薪火，不辍弦歌熠耀光。
契阔萦怀凭啸咏，追寻归梦恣翱翔。
岁深桂苑襟烟雨，春暖庠簧器栋梁。
闻道行知纵远志，新篁莫负满庭芳。

致以林兄山中画作

黉门窗友卅三载，树老风雄染黛痕。
岭上探骊街画骨，檐前射斗铸诗魂。
驰怀高筑纵舒卷，极目新开独吐吞。
长啸兴酣天际远，悬眸端可转乾坤。

同学秋聚感怀

青衿漫拾韶光忆，把读秋风月上迟。
旧事叠深还逐问，欣欢酬唱乍逢时。
寸心悟得惟初志，归梦经行是所期。
遣韵追声情未已，烟波一任自裁诗。

观看九三阅兵感吟

王家富

红旗漫卷人潮涌，礼炮轰鸣慰九州。
十里军容惊广宇，八方士气壮寰球。
秋涛澎湃英雄志，铁甲纵横豪杰酬。
铭记烽烟今八秩，复兴路上竞风流。

粉笔

戴郗檀

不知从何时起
你立于混沌的黑暗里
与姊妹兄弟并肩
静候光的印记
直至某日
——恍若盘古分辟天地
你的洁白
骤然沐浴光明
于是

你被拾起
悬于空中
白炽灯倾泻银辉
映照素衣
飘摇间
竟生恍惚醉意
“唯我此身能承书写者的心意”
胸腔内
对未来的幻想仍在躁动
视线前
那片深邃正步步逼近……
“滋滋——”
你发出锐响
任身躯崩解成云
散作氤氲的尘
可曾记得
自何处来？
向何处去？
为何奔赴这人間？
你忽然明悟：

生于尘壤
终要归于尘壤
降临这方天地
不为虚妄的华名
只为将每个字
镌进光阴的肌理
嘶鸣渐息——彻悟：
粉笔的价值
不在雪白无瑕
不在形体完整
生命的至美
是划过黑板的流星
是燃烧的彗尾
在夜空刻下的光痕
纵使粉身碎骨
亦从容微笑
不过是回归来处
沉入永恒的安宁
粉笔啊！
你以粉碎，证得伟大！

记忆

二十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在离县城十多公里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那时,弟弟在县城读高中,姐姐在县城工作,母亲留在镇上做生意,父亲带我们在县城租了两居室。只是来回路途遥远,不方便。上班没几天,父亲就去县城的一家摩托车专卖店,给我买了一辆摩托车。

到了春天,早上骑摩托车上班就成了享受。一条宽阔的乡镇公路通往学校大门口。过了桥,道路两旁是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从身旁飞驰,温和的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的清香,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地,像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我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车速,欣赏美景,沉浸在春日的气息里。可是到了冬天,这样的浪漫就演变成了举步维艰。记得那年冬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大雪漫天飞舞,路上积满了厚厚的雪。没办法啊,一个班的孩子在等着上课,我硬着头皮骑上那辆摩托车,急匆匆赶往学校。骑到工农兵大桥,就把我难住了,桥上了一半,车轮就开始打滑,一个劲地往下面倒溜,我不得不从车上下来,吃力地用手攥住车把,往上赶。这时候,突然觉得车子变轻了,回头竟看到有位陌生的中年男人正帮忙用力一起推车。上了桥,他又帮着一起将车缓缓推下桥。到了公路上,见来往车辆碾出了一条露出水泥地面的车道,他才放心地挥挥手,说:“路上小心啊!”顿时,一股暖流温暖心间。

学校离淮河不远,骑摩托车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同学来小城办事,相见甚欢,他提议去看望老师。四十多年了,我们虽然在群里时常提起老师、想念老师,但付诸行动去看望她的次数不多。结伴来到人非物也非的母校,记忆中伫立于田野中的校园已被繁华代替。老师听闻敲门声,从屋里喊着:“来了。”熟悉的声音一下把我们拉到昔日的课堂上。开门、相见、寒暄、搀扶、落座,回忆便开了闸门。

同学问老师是否还记得他,老师仰脸略回忆了一下说:“你叫王××,在教室前面靠右坐,那时你个儿小。”同学瞬间眼睛潮红,他动情地说:“几十年了,您还能想起我,那个时候您星期天来我家对我爸说,一定要督促我好好学习,说农村人只有考学这一出路,要不然,我哪会有今天的工作。”

我与同学一样受教、受益于她的关爱。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老师课堂上教一篇新课通读课文时,内容是故事的主角在旧社会如何受地主欺压、剥削的。老师读到动情之处,声音哽咽,一度失声。讲台下的我们如同身临其境,与书中的人物感同身受、情感共鸣,一片啜泣,心中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生活的爱;她教我们《木兰诗》一时,先是让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同学与她共同清唱了豫剧《花木兰》的一段经典唱腔:“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然后再给我们讲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最后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地引入课文。同学们听了戏、沉浸于花木兰的英雄故

怀念

汪秀丽

我常常和一个叫冯晓翠的女同事骑车去兜风,她坐在我车后,我们一路欢笑一路歌,来到淮河岸边,河水滔滔,河面上有渡船,有一次,我俩将摩托车骑到渡船上,花了几元钱过一下坐船的瘾。到河对岸就是颍上县,骑了半个钟头,太阳西斜,因担心渡船停运,晚上无处落脚,我们又原路返回了渡口。傍晚时分,微风轻拂水面,夕阳洒下温柔的金辉,我和冯晓翠并肩坐在河岸边,看夕阳缓缓落下,天边泛起橘红色的云朵,淮河的风渐渐泛起凉意,吹拂过我们的脸颊和发梢,冯晓翠起身说:“我们回学校吧,渡船怕是最后一班了。”于是,我们又骑上我那辆超大摩托车,卷起尘土,消失在天际。

学校距离县城远,我们四个年轻的女孩,都住在县城,中午一定是在学校就餐的。学校食堂在教学楼的东边,餐食真的太难吃了。一个星期吃下来,人就面黄肌瘦,熬得不行。有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名叫陈美静的女同事,因常年和丈夫分居,在学校的宿舍,置办有厨具,她常常叫上我们四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给我们做一个香气逼人的火锅。有时会炖一锅腊肉,火锅散发出的香味从学校宿舍一直飘到我们上课的教学楼。几个年轻的女孩处得比亲姊妹还要好,谁要是带了好

相期于茶

肖玉华

事中,读起课文浑身是劲,记忆深刻到至今我尚能一字不落地全文背诵《木兰诗》。

我初中毕业面临着上中专还是上高中的选择,在人生的拐弯处,父母及家人无人能拿定主意,原因是家中实在无力供养我远行求学。一心想吃“好面馍”的我异常焦虑、甚至颓废。老师说,年龄小、家里条件受限,别想太多了,上师范免学费、生活费,毕业还能有份工作,就近上师范吧。我于是报了家门口的师范学校。虽略有遗憾,但毕竟有了城市户口。上师范时,曾收到一位女同学折叠成“摔包”形状的信。当时,那同学在路边把信递给我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我好奇而又费力地打开那封信,才发现是她向我敞开了心扉,那折叠得严严实实没有信封的一页纸,是一位少女坦露的心声。我六神无主,好在我上师范的学校离母校不远。周末,我求教老师,老师说,你要上四年师范,再说,学校也不准谈恋爱,这女子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们不太合适。我遵其嘱,把这份美好藏在心间,继续心无旁骛地精耕学业。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与老师一乡一城,鲜有相见的时间。前几年疫情,想要去看她,每次联系,她都在电话中说,打电话的方式很好,现在有要求,要遵守要求,尽量不要聚集;不到我这里聚集,你们也不要聚集。那

吃的食物,大家总会在一起分享。遇天气不好时,我们会留在学校,挤在一间宿舍里,聊天到深夜。

在我们中间,叶琴是最漂亮、最时尚的,花一样的容貌,追求她的男孩可以排成一个连。最后,她相中了一个在县城公安局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同事们都大失所望。每天下午放学,白白净净的司机就开着车来接叶琴回家。后来,叶琴结婚了,听说男方在县城买的是一套小别墅,大家又是一阵羡慕,年长的同事就会给我们三个年轻的女孩做思想工作:“看到了吧!女孩找婆家,就要找叶琴男朋友这样的,家底殷实,去了不愁吃穿,享福喽!哈哈……”可是好景不长,叶琴结婚不到三个月,就离婚了,听说丈夫有了外遇。可能是怕同事们笑话,叶琴离婚后就再也没来学校上班。

几年后,剩下我们三个年轻的女孩渐渐都成了家。曾经一起骑车兜风、炉边煮火锅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份友谊,已随着各自生活境遇的差异而悄然变化。

那段辗转奔波县城与学校时光,曾无数次出现在梦里,有时梦见自己骑着摩托车突然在半路上熄火,而距离上课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这时就会在梦中惊醒,才知是一场梦;有时梦见自己又回到那所学校工作了,回到那座小县城,回到曾经无比熟悉的街道、小路和住过的教师宿舍,梦到几个一起疯一起闹的青春女孩……

口气,如师如母、循循善诱,依然把我们视为曾经的顽皮孩子,怕我们这些“大孩子”不听话违反纪律。遵规守纪,在她心里是大道。退休后,她把对教育的热爱和个人兴趣结合起来,编了两本“儿歌集”,自费出版免费送给小城乡幼儿园。

“我印了8000册呢!”她自豪地对我们说。正如她书中引言所述:“我虽然退休多年,但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一直愉悦着我的胸怀。”“我从事教育三十多年,对少年儿童有着深深的感情。”她用朗朗的儿歌引导着“小孩子”,让他们学会懂事、阳光、向上、感恩,这是她心里的正道。

那天,我们站起来告别老师,她拉着我们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再走。”于是,“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被她抑扬顿挫成一首丝滑的送别曲。她高音嘹亮、长音缭绕,吐字清晰,让我们的不舍转变为对她的祝福。我们欣喜地对她说:“您这么大年龄唱得字正腔圆、不急不缓,一定高寿!”她笑着回答:“我今年八十八了。”我忽然想起了那件文坛轶事:“何止于米,相期于茶。”今年是老师的米寿,等到老师茶寿时,我们也都近八十岁了,若期许成真,岂不是师生佳话和充满喜乐的小城故事。

老师姓张名讳秀华,秀外慧中、朴实无华,人如其名。她从业于界首四中,仍蜗居于以前教室改造的两间旧房中,四周墙壁上挂满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和她的合影。“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